

二、書院建置及其規模

上海中外紳士籌劃創設格致書院，自同治十二年麥華陀的倡議，以及推選董事，召集會議，籌募捐款，得到各方協助，尤其中國官紳踴躍捐款，中外合力，漸具成效。遂進一步爲建院之籌計，乃迅速進入實際建設階段。

書院建築籌議，一在經營購置地基，一在規劃院舍式樣，殆爲同時進行，並因時而更易。具體房屋格式，於同治十三年冬已見端倪，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一八七四年一二月二九日）《申報》有所報導，可以見出初議窠型：

上海格致書院，尙未聞有覓定房屋住址之音。然其餘諸事，無不稱爲順手，大有鼎新之望。近今九江關道憲某公（沈保靖）亦經賜助銀二百兩。上海祥生洋行又捐給銀二百四十兩。以故現在共收有五千兩之譜矣。又傳曰：「英國已有大行數號，情願共相贊助效力，供以格致各器具。且上海英國公司行中，又定例但凡係供格致書院之物件由西國來申者，皆不收取水脚。」並聞其院將分爲三進：一則擺設泰西各器機物件等樣；一則爲講論問學之堂；一則爲庋藏中國書籍之院。行見衆擎易舉，大擴規模，格物致知之學，定必日新月盛矣。¹

最初構想，顯然是局面狹小，樣樣皆備，實際不過聊備一格，具體而微的一種示範。嗣後西國各類機器捐助日多，且以西國董事迭次建議，乃不免隨之作擴大計劃。

當此時期，英國科學博物館正作擴大設計，計劃建一大規模科學

館 (Science Museum)，內置全備之各項最新科學儀器機件。同時計劃把舊有各類機器歸還原有捐助之家。事爲麥華陀聞知，遂於一八七四年秋致函該館，要求轉送上海格致書院。該館最初願分一半相贈，繼乃決全部送歸上海格致書院陳列，這是創建初始一項重大進展。²

另一件重大事項，是購置書院地基工作。董事會自第六次會議開始積極進行考慮與推動。第六次董事會議，於光緒元年二月二十六日（一八七五年四月二日）召開，計劃購地費用以二千五百兩爲限。這次有三位董事分別提出他們所尋覓的地基，當然各有優點和缺點。經過比較和討論，大致認爲三馬路西端空地一塊最爲合適，遂決定選爲書院地基。同時在此次會議中又決定屋宇樣式採用中國傳統建築形制，而不取西方款式。除此之外，並在會議中宣佈倫敦董事會的組成及其支持，與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 (Thomas Francis Wade) 的來信贊助。³

同年四月二十七日（一八七五年五月卅一日）第七次董事會議開會。原來上次所選地基由於英租界工部局要開闢馬路通過該地，不得不再作變計，重行考慮。此時美華書館正要出售一塊空地，位於舊跑馬場附近，在八仙橋北英國租界，介於湖北路與廣西路交角之地，即正豐街之西。區址頗爲寬廣。董事們甚爲滿意，原擬購置其半，嗣又考慮爲將來擴充預備，決計全行購買。地價共值四千五百兩，已超出原定數目一倍。⁴

董事會第八次會議於六月初九日（一八七五年七月十一日）召開。建築院舍之事，已由徐壽繪就圖樣，並作詳細估價，計全部工程共需銀二千九百六十兩。計劃在三個月內可以興建完工。這次會議中宣佈了倫敦方面董事們的建議，擬定收送物件詳細章程及派一西人常住書院管理儀器機械等物。此外則有廈門方面歐西紳商來書聲明，願於廈門亦建格致書院，視作分院。⁵

第八次會議之後，因忙於興建院舍，有三個月未曾開會。在此期

間，倫敦方面英國董事們則熱心積極推動，向各方勸募科學儀器機械，而反應相當熱烈。於是決計由英國募齊相當於現銀二十萬兩上下之物品，以備陳列格致書院，而英商均願捐助，不收費用。各項器物計分十大類別，依當時詞稱備列於後：其一，生長之物，即地產動物、植物各料。其二，工藝之物，或食物內所用之生料或熟料。其三，織成之物與打成之物，並衣飾各種之物。其四，造屋所用之各物各件，並房屋內各種器具。其五，手中可持之器，並各種機器，與汽機、水機、熱機等項。其六，工程之物，或水路、旱路各法運動之物。又開礦、起水、起泥、電報、造橋等工程內之機器。其七，做人物照像並各種繪畫之物。其八，各種礮與各種彈，並一切戰守之器。其九，繪畫、照像、地圖等類。其十，零星各物不在以上九類內者。各類物件寄到書院之後，可以各依其類排列於院中。庶華人得以大擴眼界，觸發心思。於建立學院盛舉不無裨益。但各類物件均須分類陳設於外，而後便於觀覽。約計每類物件，須屋寬五十尺，長二十尺，高三十尺之譜，方敷佈置。而房屋之牆瓦均須以鐵爲之，窗戶均鑲以玻璃，始足以堅固而光明。統計十類物件，須房一所，及爲十區，共長二百尺，寬五十尺，高三十尺。各項鐵物，約須銀一萬餘兩。若能如此，不徒可以壯觀瞻，而且可以期久遠。惟是書院房屋現在雖將落成，而所短銀兩，尙少數千。業蒙江海關道馮峻光代爲設法湊足（實捐銀二千兩）。而今又擬於書院之旁，添設博物館，照前說以鐵爲之，各項鐵器，以及玻璃工作等費，至少亦須萬三千金。書院地基本屬寬大，添造博物院之外尙有餘地，是地基可以無須購買。但此項添造鐵屋之款，毫無着落。而英國許送各類物件，將次寄到，既無陳設之房，又無收藏之屋，是以各董事頗費躊躇。因此登列《申報》，望各省急公好義之紳富，各樂輸捐，共成盛舉。當時衆望所寄，均盼望浙江省富紳胡光墉承担巨資，獨力成全，然事後仍由董事多方集募。⁵

董事會第九次會議，於光緒元年九月初二日（一八七五年九月卅

日)召開。參與董事有麥華陀、徐壽、唐廷樞、王榮和、偉烈亞力以及傅蘭雅，會中由傅蘭雅宣佈英方董事建議建大鐵房陳列各項器物之事。同時決議推廣勸募捐款，分別刊登西文、華文報紙外，並將原來創院條陳另行分印華文、英文本各一千冊，分送國內外紳商。⁷此外則由於書院房舍即將落成，遂共議於同年西曆十二月內舉行開院典禮。至此時為止，各方捐助已達一相當可觀之數，足敷建院費用，其捐助之家，中西官紳均頗踴躍，但絕大多數出自中國官紳捐助。西方人之個人捐款，除英國公使威妥瑪達一百兩之外，其餘均在五十兩以下。洋行捐款除祥生一行逾三百兩外，其餘亦在五十兩以下。就此比較，可以見出中國官紳反應之熱烈。茲將捐款名銜、款數開列於後：

直隸總督李鴻章發銀一千零八十七兩

兩江總督李宗羲發銀一千兩

記名提督直隸正定鎮總兵吳育仁助銀二百十三兩五錢

江蘇蘇松太兵備道馮燦光助銀二千兩

布政使銜前江蘇蘇松太兵備道沈秉成助銀二百兩

天津兵備道丁壽昌捐銀三百兩(據七百八十號《申報》補)

署天津海關道孫士達助銀二百兩

江西九江兵備道沈保靖助銀二百十三兩

即選道前江蘇上海縣令葉廷眷助洋一百元

廣東批驗所大使潘 助洋一百元

總辦上海機器製造局馮燦光、鄭藻如助銀一百兩

總辦上海招商局唐景星(廷樞)、徐雨之(潤)助洋一百元

總辦上海招商局朱雲甫(其昂)、朱翼甫(其詔)助洋二百元

總辦上海招商局盛杏蓀(宣懷)助洋一百元

英國公使威妥瑪助銀一百兩

祥生洋行(Boyd & Co.)助銀三百三十三兩三錢三分

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助銀助五十兩

· 二、書院建置及其規模 ·

琮記洋行 (Augustine Heard & Co.) 助銀五十兩
匯豐銀行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nig Corp.) 助銀五十兩
旗昌洋行 (Russell & Co.) 助銀五十兩
太平洋行 助銀五十兩
公平洋行 助銀五十兩
仁記洋行 (Gidd, Livingston & Co.) 助銀五十兩
祥泰洋行 (Scott, Harning & Co.) 助銀五十兩
老沙遜洋行 (David Sassoon & Co.) 助銀五十兩
履泰洋行 助銀五十兩
法蘭西銀行 助洋五十元
傅蘭雅 助洋五十元
太古洋行 (Butterfield, Swire & Co.) 助銀二十五兩
寶順洋行 (Dent & Co.) 助銀二十五兩
新寶順洋行 助銀二十五兩
李百里洋行 助銀二十五兩
豐裕洋行 (China & Jopan Trading Co.) 助銀二十兩
長利洋行 (Bisset & Co.) 助銀二十兩
新關伯特拉 助洋二十元
隆茂洋行 (Mackenzie & Co.) 助銀十兩
復開洋行 助銀十兩
公立洋行 助銀十兩
馬立師洋行 (Morris, Lewis & Co.) 助銀十兩
公道洋行 助銀十兩
廣南洋行 助銀十兩
保家洋行總辦 助銀十兩
漢口信和洋行 助銀十兩
順章洋行 助銀十兩

· 上海格致書院志畧 ·

阿花威洋行總辦 助銀十兩
故蘭布登兩小姐 助銀十兩
麻法特洋行 助洋十元
友人 助洋十元
天祥洋行總辦故蘭特 助洋十元
新關稅務司顧勒法 助洋十元
各行零捐 共銀一百十兩 共洋一百十一元
張冠臣 助洋一百元
林碧巖 助洋一百元
李丹崖（鳳苞） 助銀五十兩
高仲瀛 助銀五十兩
王錦堂（榮和） 助洋五十元
徐雪邨（壽） 助洋五十元
豐興棧 助洋五十元
協德號 助洋五十元
啓昌行 助洋五十元
新祥泰 助洋四十元
王文炯 助洋三十元
瑞興號 助洋三十元
振記號 助洋二十元
和記行 助洋二十元
耕心堂 助洋二十元
廣祥合號 助洋十元
各行號零捐 共洋五十元
會審公堂罰款兩案 助銀二百七十三兩
院費常捐——董事唐廷樞經手
唐廷樞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徐 潤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褚仲衡（字）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褚蓉甫（字）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唐秉彝（字）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薛明谷（字）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李貫之（字）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宋子衡（字）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周雲卿（字）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鄭觀應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葛紹孝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吳承之（字）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朱其昂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盛宣懷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鄒讓卿（字）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孫文田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黃岳川（字）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唐聚卿（字）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伍藻生（字）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梁香泉（字）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吳麗堂（字）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范傑臣（字）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何迺昭（字）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黃瑞波（字）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陳熾垣（字）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王星垣（字）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黃健菴（字）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陳星海（字）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李松雲（字）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黃詠靖（字）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汪韞甫（字）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韋文圃（字）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唐翹卿（字）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唐廷植	每年捐助經費洋六元 ⁸

格致書院建築房舍，在光緒元年九月大致完竣，九月初二日第九次董事會議之後，院舍落成消息迅速傳出。初七日（一八七五年十月五日）《申報》又作全面報導，於此創舉備加稱讚。以謂西學可以從此大盛，中國有志之士更可以深加探究，廣得其益。尤於創始董事諸人，以及大力捐助官紳，稱譽為不朽之功績，足以顯示輿情歡迎之熱烈。⁹

格致書院原定西曆十二月開幕，雖然房屋早已竣工，而其裝修佈置，內外油漆粉刷，均更費時日。直至光緒二年正月十四日（一八七六年二月八日）始安裝前門門額，係北洋大臣李鴻章所題「格致書院」四字。¹⁰至四月末髹漆粉刷始行完工。直至五月下旬始將機器物件運入房內，佈置完竣，至此方謂一切大定。¹¹

格致書院終於光緒二年閏五月初一日（一八七六年六月廿二日）正式開幕，董事們顧及各界捐款贊助很多，決計發出請帖四百餘分，備筵六十席。實際到院參觀者，中西人士各達一百餘人，頗引起各界參觀者讚美。當日各報多有記載，而以《格致彙編》所載為詳，茲引錄以備參證：

中歷閏五月初一日（一八七六年六月廿二日）為上海格致書院開院日期。此院之房屋早已造成，因格致書與器具尚未全備，故開院之期稍遲數月。但因有多人望此院早開，雖所來之書與器具尚少，亦必開之。所請中國官員紳商約有一百人，所請西國

官紳商數亦畧同。中國人來者上半日居多、西國人來者下半日居多，大爲熱鬧。無有不讚美房屋之華麗並器具之巧妙。其書房內有華文各種格致書，尙未購買齊備。「知新堂」內，有格致器數件，即如大天球、大地球儀器、天文器、自記風雨表、電報與電綫，大小各一副；量大熱度之表、各種筆鉛鍋、與化學器及爐；又工藝中需用之鐵器汽機一小座，新式沙漏數個；又有新法所造日用之物，如針與魚鈎、金鈕扣、銀鈕扣；又有一大圖，在中華與相近之國內指出便於開鐵路之各處；又有所照人物之像數十張，約數月以內，格致書院在西國所買或定造之器具，俱可到齊，以後欲考究格致者，可觀其書與器，並有講格致學中外之士在院內講明各理法。初一日祇爲開院而已，尙不可謂開學也。書房內存售各種譯成華文之格致書。此書院之東邊，有空地一大塊，擬於明年造玻璃與鐵之房屋，爲博物館，各國所送來之機器物件可存此館內供人觀看。但造此房屋，必先籌款，望數月內其款可以預備，而能定造此鐵屋也。』¹²

上海格致書院建院規模粗具，正有待進一步發展。不料在原來十分順利的趨勢下，卻在開幕以後逐漸呆滯不前。微小的人事因素，是創始人麥華陀的退休回英，改由江海關稅務司吉德（原名未詳）接替。不久吉德辭退，改請律師丹文（W. V. Drummond）（一稱擔文或旦文）繼任。至此已是光緒四年（一八七八）了。¹³ 同時教士偉烈亞力亦已返英，並改聘教士瑪高溫（Daniel J. MacGowan）繼任。

人事變動本不足以有重大影響，但當時山西、河南遭逢大旱災，餓死者累數十萬，全國各地官紳及在華西洋教士傾全力勸捐濟賑，尙覺力不從心。國內一切工作停罷，而格致書院也同被視爲不急之務。以至所有運送英國機器均行停止，擴建大鐵房之事，尤其一文難籌。值此天災，上下艱困，中外亦難協力，遂使格致書院進入停頓狀態。¹⁴

光緒五年（一八七九）秋後，格致書院轉見起色，在英國之各類器材即可運到，院內亦大興土木，大量增建房舍。同時出示招生，預計於光緒六年（一八八〇）正月開學授課。公啓甚具意義，分刊《萬國公報》及《申報》云：

本書院創設滬上，專爲招致生徒究心實學，其提倡者半爲中西積學之士。院地極宏敞。擬以半造博物院，中列圖書象物，爲生徒考鏡之資。半爲學舍，比屋鱗次，可容數百人。學有二端，聽其所向。例亦定爲兩則：一爲學西國語言文字者，本書院延有名師，朝夕課責，來學者每歲納四十金，本書院供給飲食；一爲講求格致實學者，本書院於算學、化學、礦學、機器之學，皆有專家，其考據書籍器具，亦皆羅列。來學者先納三百金，三年學成後，原銀仍交該生領回。學未三年不成而思去者，其銀罰充公項。望有志之士，先期赴院報名註冊，及期甄收，再行通知可也。此啓。¹⁵

格致書院自創議之始，以至招生授課，其間已費時八載，至此始達於確定建置之境，爲中國科學教育開創新途，亦爲中國近代教育新制奠定基礎。前代先驅艱苦經營之過程，不能不作一清楚了解。

注 釋

¹ 《申報》，第八百二十一號，頁六六五〇。

² 《申報》，第八百三十號，頁六七二二頁：「茲又悉英京倫敦，向亦有一格致書院，其中機器等件，色色俱備。係從前英國紳民送置於院中者。現在該院董事，議再擴充其規，另設一極大之院。故前次院中物件，意欲分交原主收回。在滬麥領事及徐君雪村等聞有是信，曾即致書於該院董事，請將各件轉送於滬上院中云云。查此書係在今秋所發，其時該院董事得書後已願分一

半機器相遺，其尚有一半，時以日本方與中國構兵，擬從緩再定。現知中東無事，故該院董事願將全數送歸，俾承其乏。是亦足見投贈之雅誼矣。惟租賃房屋一節，則猶未得相宜之處耳。」

³ 《萬國公報》，第三冊，頁一五六一。

又《申報》，第八百九十六號，光緒元年二月二十五日，頁七二五〇：「前報曾列格致書院地基，已購在元芳花園之傍。嗣因畝數太少，故仍作為罷論。茲聞又買在廣東路靠西之梢頭，其價銀計二千七百五十兩。業主鄧姓。惟聞鄧姓原契尚抵押在禪臣洋行，現雖兩面議定，而仍須鄧姓向前途將原契贖取交出方可成交也。如此地買妥，想即可土木丹青，便當建造房屋耳。」

⁴ 《萬國公報》，第三冊，頁一五六一至一五六二。

又見前引 Biggerstaff 文，頁一三三至壹三四

⁵ 《萬國公報》，第三冊，頁一五六一——一五六二。

又《海防檔》丁編《電線》頁二〇七至二一〇，載光緒元年六月駐廈門泰西各國仕商啓事。

⁶ 《申報》，第一千零四十六號，光緒元年八月二十四日，頁八二五一。

⁷ 格致書院創始紳董發往各國條陳，中文本已載於本書附錄。西文本可見前引 Biggerstaff 文，頁一三二——壹三三。此外中文本內並附有徐壽分致南北洋大臣兩次稟稿與南洋大臣李宗羲、北洋大臣李鴻章批文。俱見《萬國公報》，第三冊，頁一五九三——壹五九六。茲錄其第二次稟文於後（第一稟文本文已引）：「蓋聞形下即形上，賢能實才藝之稱；同律始同風，格致為治平之本。故兼綜條貫，必備取乎衆長；遠紹旁搜，亦不遺乎異域。我國家人文蔚起，經學昌明，獨於物理旨歸，茫洋莫辨。智創巧述，甘讓泰西。如縣繩以取直，注水以取平；晝置圭臬以眡日景，夜考極星以正朝夕；包犧尚象之制，司徒教藝之書，鼎舉無人，聲廢不講。而有志修明者，又考訂無具，鑿空為難。物維其多，集成匪易。且藏息必有其所，搜羅務寬其區。以建設格致書院之所宜亟也。願事當倡始，費極浩繁。前經稟蒙李中堂暨前任李制憲批給銀兩，甫就端緒。梯檣初引，層累斯加。茲從西國購求異物，礦藏、圖書、奇器等件，借已成之規模，作未來之槩範。師資無盡，門徑先開，而鉅款所需，衆擎易舉。務賴儲才報國之碩佐，急公好義之名賢，慨然捐廉，樂為集腋，共成其美，弗隳厥功。將見人才輩興，政務裨益。夫豈尋常盛舉所

可同日語哉！自此瑯嬛大啓，張華之博物何奇；典守有資，韓勅之豐碑再樹。同人謹啓。」

⁸ 捐款名單，據《萬國公報》，第三冊，頁一五九六——壹五九八所開。

又《萬國公報》，第一冊，頁三三八及五二〇，均列有官紳捐款名銜數字，足以補充此項記載。

⁹ 《申報》，第一千零五十六號，光緒元年九月初七日，頁八三三一：「滬上議建格致書院，不日將可落成矣。其首倡創造者，英國駐滬之領事麥君也。公舉西國之董事，則偉君力亞烈、傅君蘭雅也。公舉中國之董事，則唐司馬景星〔廷樞〕、王協戎錦堂〔榮和〕、徐主簿雪村〔壽〕及其子徐大令仲虎〔建寅〕也。捐贊助成者，總理北洋通商大臣李伯相〔鴻章〕、總理南洋通商大臣李雨亭〔宗羲〕制軍、天津關道孫竹堂〔士達〕觀察，天津分巡道丁〔壽昌〕觀察、前任上海關道沈仲復〔秉成〕廉訪、現任上海關道馮竹如〔煥光〕觀察、九江關道沈品蓮〔保靖〕觀察、上海製造局總辦鄭玉軒〔藻如〕觀察也。書院既成，尙擬造博物館鐵屋一所，詳細已列前報。俟諸屋造成之後，將中西有關格致之書籍、日報、物產、器具均陳設於其中。縱令中國之人有志於西國格致之學者皆得觀覽焉。將見數年之後而西學可以從此大盛。若能資斧充足，並可延請中國精通西學之士，與西國精通格致之士，以爲院中教習，而中國並可不必再遣子弟出洋肄業，豈非美善之舉哉！惟是西國格致之學所最重者開采、製造兩端。因其可以富國裕民也。開采之事，莫先於礦務；製造之事，莫先於機器。然論者輒謂明代之亡實由於萬歷之開礦，不知明之開礦，所任用者皆閹豎也，彼皆招集各處無賴之徒，故致易聚難散，遂爾激成事端，變爲流寇。至我本朝雲南常開銀銅之礦，貴州常開鉛礦，至煤鐵之礦，各省有之，雖小衅不能全無，並未釀成大禍。蓋由於用本地之人口開本地之礦，各有身家，誰敢變亂。至顯廟〔咸豐朝〕時從廷臣之請，直隸則開承德銀礦，湖南則開辰州金礦，承德聞現在尙開，辰州則不久即停，亦未聞因此召亂也。毅廟時〔同治朝〕又從李伯相之請，大開直隸煤礦，現因機器未到，故尙未興工耳。夫開礦之事，中國本有，第未能制有機器大事開採而已。至中國購用機器，亦均奏明毅廟，奉旨允行。故曾文正公、李、左二伯相行之於前，瑞中堂〔麟〕沈制軍〔葆楨〕、張中丞〔樹聲〕行之於繼。今則李制軍〔鶴年〕、王中丞〔凱泰〕、丁宮保〔寶楨〕行之於後。惟

所用者不過開礦、開河、印書、造輪船、造鎗礮之機器。至於他項之機器，中國尚未深知其利。且爲不急之務，需至巨之貲，故未能全行購買。今格致書院即將告成，若博物館再能建造，日後將英國送到各物產器具陳設齊全，令中國有志之士觀其可以有益於中國者購買應用。將來中國若能因此富國裕民，勃然振興，自應歸功於創造格致書院諸君。必當首屈一指而贊美曰：「此實英國駐滬領事麥君之所倡首。」餘亦必及指資辦事諸君。是則格致書院若能不朽，麥領事與諸君亦當與同垂不朽矣。余因格致書院之成故論及之。可見開礦務、用機器實中國聖君賢臣之所爲也。彼專事指摘者豈竟毫無見聞耶？抑意別有所指摘借之以發揮耶？」

¹⁰ 《萬國公報》，第四冊，頁二一三九：「中西官紳創設格致書院於上海北門外西北隅，八仙橋北英國租界，正豐街之西。今已工竣。於昨二月初八日立匾於大門之上，即『格致書院』四字。乃合肥相國李伯爵少荃所書。此院已設，凡講求格致者可以申此進步矣。」

¹¹ 《申報》第一千二百七十號，光緒元年五月二十五日，頁一〇〇四三：「本埠新建之格致書院，前雖落成，而一切裝摺尙未完備。故所有機器未能運進。前月杪，室內油漆等均已竣工，極其華麗。故前日已將各機器逐漸運入，惟所運者半係電器及捕魚等物，想隨後必源源而至也。」

¹² 《格致彙編》，第一年，卷六，頁十一。

又《申報》，第一千二百七十五號，光緒二年閏五月初一日，頁一〇〇八一：「本埠設立格致書院，久經佈聞。日前將運到機器陸續進院，亦復登報。茲問得本日大啓院門，設筵宴客，敦請中外紳商士庶之預聞其事者，發帖四百餘副，備筵六十席，誠大觀也，誠盛舉也。不知到院預宴者幾何人耳？」

¹³ 《申報》，光緒四年正月念二日，第一千七百八十七號，頁一四一八七：「上海之格致〔書院〕，向本由麥領事經理。後由新關之吉稅務司經理，諸事皆甚妥洽，故院中井井有條。茲聞吉稅務司告辭是職，函請丹文狀師代總其成。丹文本留心於格致之學者，特未知接信後果能允准否也？」

¹⁴ 《申報》，光緒四年四月十五日，第一千八百五十七號，頁一四七四七：「滬上格致書院，前於本月初二日中西董事會集於院。當時與會者西國董事爲副領事官夏士（原名不詳）、狀師旦文（W. N. Drummond）、西儒傳蘭雅、

馬高溫〔David J. Mac Gowan〕四人；中國董事爲徐雪村與其哲嗣祝三〔華封〕、唐景星、唐茂芝〔廷植〕、王蔭階、黃春甫六人。是會也，係公議收藏本書院地契之事也。聞其公議曰：『本書院爲講論格致之公所，在院董事難免更換，所有基地之契據，更番收管，恐致疎虞。茲議公同鑄藏碑首，以垂久遠。倘有要事取觀，必須公同開閱，事畢仍舊鑄藏，不得一人私取，或有取出向人抵押銀錢，其契卽作廢紙。光緒四年四月初二日，在院董事同監藏云云。』徐君雪村屬代登於《申報》，俾衆皆知。余意以爲，與其僅登《申報》，不如壽諸貞珉。蓋因登諸《申報》，衆雖共知，然《申報》既閱之後，未必人皆收藏，久後恐仍無人知。曷若另鑄一碑，立於此碑之側，詳書原委，是書院在而二碑在，二碑在而地契在也。較之《申報》更能垂久，未識徐君與衆董事以爲然否？猶憶同治年間，英國駐紮上海總領事官麥君，商同徐君，創設此院。麥則稟明公使威公，徐則稟明中國各憲，而後集得巨資，造成廣廈。麥並函商英國衆人，屬將西國有用之書，以及西國有用各器之式，寄至中華安置此院，以便華人觀瞻學習。其欲造就中國人才之意不可謂不厚矣。無如集資不厚，僅能造成房屋數進，原議陳設各物之鐵屋數十間，尙無資斧蓋造。是以英人許送之各書、物亦未送至。故欲得先覩以爲快者，至今尙未得見焉。何其相望之殷，而相遇愈疏也。不意近年以來，西北各省，連年亢旱，華人籌集賑款，日不暇給，尙有何法以成此事？故此書院鐵屋之成，尙不知更待何時也？蓋麥領事之意，以爲泰西各國，凡有鎮市，無不設立各項書院，以教其國之童男女，故能人皆知學。日本近日步武西法，亦均各處設學。香港蕞爾一隅，英國歷任駐港總督，亦皆設學以教在港之英人，並教在港之華人。蓋深有合於古聖教養並重之意矣。中國各處州縣，雖皆有學，並設書院，然所教者皆屬身列庠序之士與夫諸生文童，而幼孩不與焉。且所教者又皆經術、制藝、詩賦等學，而格致諸學不與焉。故欲於縣學書院外特創設此書院，縱不能遍教各幼童，而曾經讀書之各人，有志于格致諸學者，皆可以登斯院而肄業也。昔年選遣幼童，出洋就學，費銀巨萬。將來成就如何，尙難預必。何如日後賑務告竣，速集巨資，造成此院，再于院旁購買隙地，多蓋房屋，延請西國格致之士與中國通西學之儒，廣選長幼學童入院肄習，嚴加考核，公定去留，每季舉行一次，不可少徇情面。將來成就之人才，必定不少，庶無負於麥領事與諸君創設此書院之厚意也夫。」

· 二、書院建置及其規模 ·

¹⁵ 《萬國公報》，第十一冊，頁六八一九。

又《申報》，第二千三百三十七號，光緒五年九月十八日，頁一七九二九。

又《申報》，第二千三百六十四號，光緒五年十月十五日報，頁一八一四五：「本埠格致書院，前議招致生徒章程，業已入報。茲聞書院後之空地將全行蓋造樓房，爲將來安置生徒及停頓各考據器物之所。現已木石山積，不日即須開工也。」

又《萬國公報》，第十一冊，頁六八五七：「聞上海格致書院較前頗有起色。因自英國寄來許多發明格致之學之器將至，故觀者日益衆。擬自明春正月元旦後，逐日逐類宣講格致之學，以備衆聽云。」

又《萬國公報》，第十二冊，頁七一三四。